

《鸿门宴》原文及翻译

原文：

沛公军霸上，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曰：“旦日飨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！”当是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；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彩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！”

楚左尹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是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，曰：“毋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“鲋生说我曰：‘距关，毋内诸侯，秦地可尽王也。’故听之。”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固不如也。且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项伯杀人，臣活之；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要项伯。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卮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：“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！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”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。”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，至军中，具以沛公言报项王，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
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郤。”项王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；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”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，亚父南向坐——亚父者，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，召项庄，谓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。若入前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不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庄则入为寿。寿毕，曰：“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

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。樊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！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！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，哙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张。项王按剑而跽曰：“客何为者？”张良曰：“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曰：“壮士，赐之卮酒。”则与斗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“赐之彘肩。”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能复饮乎？”樊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爵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！”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。”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

沛公已出，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为之奈何？”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？”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何操？”曰：“我持白璧一双，欲献项王，玉斗一双，欲与亚父。会其怒，不敢献。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当是时，项王军在鸿门下，沛公军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则置车骑，脱身独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，从郦山下，道芷阳间行。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道至吾军，不过二十里耳。度我至军中，公乃入。”

沛公已去，间至军中。张良入谢，曰：“沛公不胜杯杓，不能辞。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大王足下，玉斗一双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：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，脱身独去，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！竖子不足与谋。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虏矣！”

沛公至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

翻译：

沛公驻军于霸上，没能和项羽见面。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：“沛公想在关中称王，让子婴做宰相，珍宝全都据为己有。”项羽大怒说：“明天犒劳士兵们，替我攻破沛公的军队！”正当这个时候，项羽有四十万士兵，驻扎在新丰鸿门；沛公有十万士兵，驻扎在霸上。范增劝说项羽说：“沛公居住在函谷关以东的时候，贪于财物，喜欢美女。现在进入函谷关，在财物方面没有索取，在妇女方面没有宠幸，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小。我让人望他的云气，都呈现出龙虎的样子，呈现出五种色彩，这是天子的云气。赶紧攻击他不要失去时机！”

楚军的左尹项伯，是项羽的叔父，一向与留侯张良交好。张良在这时候跟从沛公，项伯于是在夜里骑马到沛公的军营，私下里会见张良，把事情全部告诉张良，想叫张良跟他一同离开，说：“不要跟着他一起死啊。”张良说：“我替韩王送沛公，沛公现在有事，独自逃跑离开他是不仁义的，不能够不告诉他。”张良于是进去，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沛公。沛公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怎么办？”张良说：“谁替大王出的这条计策？”沛公说：“有个浅陋无知的小人劝我说‘把守函谷关，不让诸侯进来，就可以占领秦国的全境称王了。’所以听从了他的话。”张良说：“估计大王的部队能跟项王抗衡吗？”沛公沉默不语的样子，说：“本来就比不上他啊。将要怎么办呢？”张良说：“请（让我）去告诉项伯，说您不敢背叛项王。”沛公说：“您怎么会跟项伯有交情呢？”张良说：“秦朝的时候，他跟我交往，项伯杀了人，我使他活了下来；如今有紧急的事情，所以特地来告诉我。”沛公说：“（项伯）和您谁大谁小？”张良说：“（他）比我大。”沛公说：“您替我把他叫进来，我得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。”张良出去，邀请项伯。项伯于是进来会见沛公。沛公奉上一杯酒，祝（项伯）健康，约定为儿女亲家，说“我进入函谷关，财物丝毫不敢据为己有，登记官吏和平民，查封官府和财库，以等待将军的到来。之所以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，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进入和意外的变故。日日夜夜盼望将军的到来，怎么敢反叛呢！希望您详细地说明我不敢忘恩负义。”项伯答应了，告诉沛公说：“明天不能不早些来向项王道歉。”沛公说：“好的。”于是项伯又在夜里离开了，到达军营里，把沛公的话全部报告给项王。趁机说：“沛公如果不先攻破关中地区的话，您怎么敢进来呢？如今别人有很大的功劳却攻击他，这是不仁义的啊。不如趁机好好地对待他。”项王答应了。

沛公第二天使一百多人马跟从他来见项王，到达鸿门，道歉说：“我与将军您合力攻打秦，将军您在黄河以北作战，我在黄河以南作战，然而没有料到自己能先进入关中攻破秦军，能在这里再次见到将军您。现在由于小人的谗言，让将军跟我之间产生了隔阂。”项王说：“这是沛公您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。不这样的话，我怎么能到达这种地步呢？”项王当天就留下沛公和他一起喝酒。项王、项伯面向东坐，亚父面向南坐，——亚父，是范增；沛公面向北坐，张良面向西陪坐。范曾多次给项王使眼色，又接连三次举起佩戴的玉玦示意项王，项王却默默地没有反应。范增站起来，出来。召唤项庄，对他说：“君王为人心慈手软。你进去，上前给他们祝酒，祝过酒后，请求舞剑，趁机在座位上攻击沛公，杀死他。不这样的话，你们这些人都会被俘虏！”项庄就进去祝酒。祝完酒之后，说：“君王和沛公一起饮酒，军营之中没有用来娱乐的东西，请让我来舞剑吧。”项王说：“好的。”项庄拔出剑舞起来。项伯也拔出剑舞起来，时时用自己的身子像翅膀一样掩护沛公，项庄不能够攻击沛公。

于是张良到军营的门口去见樊哙。樊哙说：“今天的事情怎么样？”张良说：“非常危急！如今项庄拔剑起舞，他的意图一直在沛公身上。”樊哙说：“这太紧迫了！我请求进去，跟沛公同生共死。”樊哙就带着剑拿着盾牌进了军营大门。交叉举戟的卫兵想拦住不让他进去。樊哙侧着他的盾牌一撞，卫兵们倒在地上。樊哙于是进去，揭开帷幕面向西站定，瞪着眼睛看项王，头发向上指着，眼眶都裂开了。项王手握剑柄，直起身子，说：“客人是干什么的？”张良说：“这是沛公的警卫樊哙。”项王说：“壮士！——赐给他一杯酒。”于是给了他一大杯酒。樊哙下拜称谢，起身，站着喝完了。项王说：“赐给他猪腿。”于是给了他一根生猪腿。樊哙把盾牌扣在地上，把猪腿放在上面，拔出剑来切着吃。项王说：“壮士！还能再喝酒吗？”樊哙说：“我连死都不畏避，一杯酒怎么值得推辞呢！秦王有虎狼一样的心肠，杀人就像害怕不能杀尽一样，对人用刑就像害怕不能用尽酷刑，天下的人们都背叛了他。怀王和各路将领约定说：‘首先攻破秦国进入咸阳的做关中王。’现在沛公首先攻破秦国进入咸阳，像毫毛一样细小的东西都不敢靠近，查封关闭皇宫，回来驻军于霸上，而等待大王的到来。所以派遣将领把守函谷关，是为了防止其他的盗贼进入和意外变故。这么辛苦，功劳这么大，没有给他封侯的奖赏，却听信小人的谗言，想杀有功的人，这是已经灭亡的秦国的后继者啊。私下里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！”项王没有用来回答的话，说：“坐下。”樊哙跟从张良坐下。坐了一会儿，沛公起来去厕所，趁机把樊哙叫了出来。

沛公出去以后，项王派都尉陈平去召回沛公。沛公说：“现在出来，没有告辞，怎么办呢？”樊哙说：“做大事不必注意细枝末节，行大礼不必讲小的谦让。现在别人正是刀和菜板，我们是鱼和肉，为什么告辞呢？”于是就离开了。就让张良留下来辞谢。张良问道：“大王带着什么来的？”说：“我拿着一双白璧，想献给项王，一双玉斗，想献给亚父。恰好他们生气，不敢献礼。您替我献给他们吧。”张良说：“遵命。”正当这时候，项王的部队驻扎在鸿门下，沛公的部队驻扎在霸上，相距四十里。沛公就丢下车马、随从，独自骑马，和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个人拿着剑和盾牌跑，从骊山下，取道芷阳从小路走。沛公对张良说：“从这条路到我军的军营，不超过二十里。估计我到了军营中以后，你才进去。”

沛公已经离开，从小路到达军营之中。张良进去辞谢，说：“沛公经不起多喝酒，不能亲自来告辞。特地派我捧着一双白璧，拜两次献给大王，一双玉斗，拜两次献给大将军。”项王说：“沛公在哪儿？”张良说：“听说大王您有责备他的意思，已抽身离开，（现在）已经到达军营中了。”项王就收下了白璧，放在座位上。亚父接受了玉斗，放在了地上，拔出剑把它撞碎，说：“唉！这小子不值得跟他谋划大事！将来夺走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。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成为他的俘虏！”

沛公回到军营，立即杀死曹无伤。